

五百罗汉向佛首，深渊洞开鬼索收，  
灵血禘祭金陵底，八宫一河万古流。

◆  
南京秘河  
◆

黑暗森林 霜

每座城市的地下，  
都藏着骇人听闻的秘密！



南京秘河

黑暗森林 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宫笔记. 南京秘河 / 黑暗森林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883-7

I. ①地… II. ①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8883号

书 名 地宫笔记. 南京秘河

---

著 者 黑暗森林

责任编辑 王 青

特约编辑 晏杰然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2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83-7

定 价 42.8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第一章 秦淮河诡事 / 001

第二章 秘洞追踪 / 007

第三章 暗夜惊斗 / 013

第四章 金像 / 019

第五章 故人携祸来 / 025

第六章 苦厄 / 031

第七章 地中邪境 / 038

第八章 镇官 / 045

第九章 隐壁 / 052

第十章 陷落佛语 / 059

第十一章 孤寂的深渊 / 066

第十二章 黑暗尽处阎王殿 / 072

第十三章 溺亡见妖人 / 079

第十四章 史载存疑 / 086

第十五章 大明遗物 / 092

第十六章 铁索坠崖 / 099

第十七章 绝命潭 / 107

第十八章 暗河阴路 / 115

第十九章 食尸虫 / 122

第二十章 弥天记 / 130



第二十一章 大涅槃 / 136

第二十二章 虫巢地宫 / 142

第二十三章 锁龙井纪要 / 149

第二十四章 神局藏宝 / 157

第二十五章 幽蓝地狱 / 165

第二十六章 刺目井中行 / 172

第二十七章 正殿 / 180

第二十八章 龙纹图 / 187

第二十九章 黄白之物 / 193

第三十章 四象密道 / 200

第三十一章 奉旨入江湖 / 207

第三十二章 费爷 / 213

第三十三章 地宫迎主 / 220

第三十四章 帝王之秘 / 226

第三十五章 孝陵卫 / 233

第三十六章 身份狡辩 / 240

第三十七章 世界尽头的地宫 / 248

第三十八章 万事来由 / 258

第三十九章 大舰穿沙 / 268

## 秦淮河诡事

凌晨两点，秦淮河畔很冷清。

我和陈八尺摸着下了水，一丝不挂，享受盛夏之中难得的清凉。

我原本在北京上班，前些日子因为跟领导吵架，愤然辞职。闲待了一段时间，突然接到大学同学陈八尺的邀请，便来到南京跟他玩几天。陈八尺现在在1912酒吧街开了个小酒吧，店面在街的拐角，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自己一个人打理，生意不好也不坏，勉强赚些小钱。

最近天总是热得发闷，每到凌晨打了烺，我们就骑着单车穿过夫子庙，偷偷来秦淮河里裸泳，荡漾在南京城的六朝烟波中。

泡了一会儿，陈八尺上岸边拿来了烟，我们一人点上一根，之后他便把打火机别在了耳朵后面。

我们一边在河里泡着，一边吞云吐雾，周围很寂静，只听得到偶尔的虫鸣。

“八尺，你每天都营业到凌晨一点半，这么下去，你会老得快。”我说道。

“没办法，开酒吧就这样，我这算轻松的了，那些生意好的都营业到凌晨三四点，”陈八尺吐了口烟，“挣钱都得卖命啊。”

我借着远处路灯传来的微亮瞥了眼陈八尺，依稀可见他耳边打火机上“八尺bar”的字样，心想他买卖虽小，却事无巨细，也算对得起他老爸那二三十万元的投资了。但愿他哪天能做大做强，我来了南京，也好跟着多沾沾光。

“咱俩比比憋气怎么样？”陈八尺泡得无聊，提议道。

“好啊，闲着也是闲着。”

陈八尺把烟灭了，将打火机丢到岸边的衣服上，跟我说：“可别硬撑，不行了就赶紧浮上来，输了事小，这月黑风高的，你万一憋死了，我可能会被判谋杀罪。”

我笑了笑说：“这么说吧，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就算实在憋不住了，喝水都能再多耗你半分钟。”

说完，我们同时把头缩进了水里。

进入秦淮河的水里视线很朦胧，河壁上的彩灯透进来，像是悬浮着片片飘落的胭脂。

憋了快一分钟了吧。

我还撑得下去，陈八尺这小子也没动静，我便继续憋。

我感受着水的清冽，脑中慢慢缺氧，如闪电般闪现了一点有关秦淮河的残句，意识在渐渐模糊……

又过了十几秒二十秒的样子，我感觉不行了，想要上去。

但是，我听到陈八尺先出了水。

我心头一乐，说什么来着，他比不过我的。反正都到这份儿上了，索性我就再多耗上十秒，拉拉距离，免得他不服。

我费劲地憋着气，头昏眼花，闭上了眼。

可我蓦然听到，陈八尺好像又钻进了水中，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的手已经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这是干吗？我憋不住了，边睁眼边要把头探出去，可陈八尺竟按住了我的身子，不让我动！

我全身急剧失氧，快要窒息了！

陈八尺贴了过来，我是说，他的头贴了过来，他亲上了我。

他亲上了我！他是个男的！当我回过神来时，心头慌得要命。我惊恐地看着水中他那秀美的面容，又想起他那颀长的身材，脑子凌乱不堪。我们大学同窗四载，他本就俊得令我怀疑，如今多年不见，他不会是真的已经出柜了吧？

我不行了，陈八尺，跟我玩浪漫，能不能别在我快没气儿的时候来？再不呼吸空气，我肯定得呛水，你瞎亲什么啊，我就真的帅到了让你欲火难耐的份儿上

了吗？我正要蹬开他，忽然一股空气从他嘴里送了过来，我下意识地吸了进去，感觉一阵舒爽。

我竟有了一丝快感。

但我清醒得很，我要出水！我挣扎着，想要跃出水去。可陈八尺开始推我了，我感受得到，他正推着我向岸边靠去，这小子大概是想一气呵成把我弄到岸边直接推倒！宝宝可是个直男啊，怎么办？！

转瞬之间，我们已经到了岸边，我摸到了岸边的青石壁，此时已是背对着陈八尺了，我想，难道他即将以这个体位结束我的直男生涯？

他把我拎了上来。

我的头浮出了水面，尝到了大把空气涌进嘴里的快意，我贴着青石壁喘息着，欲仙欲死。

我回过了神，屁股并不疼。我也不知道是羞、是怒、还是怯，瞪起了眼，盯着陈八尺。

他做了个“嘘”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指了指斜上方。

我不知何意，只觉头顶一片阴暗。

我好像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仰头望去，却看不到声音来源处的情况——我们被青石壁挡住了。

我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一切，难道是我想多了？此时我再看那面容俊秀得如魏晋风流人物般的陈八尺，忽觉荒诞，我惭愧得心头小鹿乱撞，我的天，我这条堂堂七尺硬汉刚才是怎么了？

上边的声音还在继续，陈八尺无暇关注我的脸色，静静地听着。

只是那声音越来越小，听起来好像是几个人在走路，越走越远了。我心想，不会是景区巡夜的保安吧，要是被他们抓着了，可真是会有一点小麻烦。

正在这时，我却听见有人下水的声音。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陈八尺没动。

看来确实是有人下水了。

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往日的雄风，看着陈八尺，很有主见似的扬了扬头，示意他跟过去看看。



陈八尺也同意，我们贴着青石壁，慢慢地移动身子，尽量不发出水声。

往前移动了一小段，我隐约瞧见了，就在前面几十米处，在我们的下游，有五六个人正在从石阶小码头处下水，一个接一个，鬼鬼祟祟的。

不可能也是下来泡凉水澡的吧？

不像。

我跟陈八尺又谨慎地往前摸索了一小段。

那帮人全都下了水，我大概看得到，他们还穿着衣服呢。

奇怪了，穿着衣服下水的人，能是干吗的呢？

他们向前游着，跟海豹突击队似的，也像一群鸭子。

我和陈八尺跟在后面，压着呼吸，轻轻地划水。我们两个人不敢交流，怕被他们听到。也没什么好交流的，因为我们对目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只是任由好奇心驱使，跟着看罢了。

那群人游了一段时间后，略微停了停，而后他们将头纷纷沉下了水面，不见了。

他们潜入了河中。

我跟陈八尺不敢继续游了，他们这是要往哪里潜？万一游回来怎么办？我们要不要上岸躲躲？

我看了看陈八尺，他也拿不定主意。

我觉得他们应该没发现我们，他们往前游的那一段，不会是白游，一定有什么很直接的目的吧。

我往水里指了指，意思是，咱们也潜下去吧。

陈八尺不假思索，点头同意。我们深吸了几口气，再次潜入水下。

我略微调整，就睁开了眼。

我看到了光。

陈八尺应该也看到了。

不是那种彩灯透进来的胭脂光，而是在前方三四十米处，那帮人潜下去的地方，有电光！

他们应该是在打着几个手电筒。

那灯光的位置要比我们低，我们看到，他们正贴着青石壁在忙活着什么。

我和陈八尺一动也不敢动，就好像动一下他们就会感受到水波似的。

秦淮河的水不浑，但水里的通透度还是很低的，我们离这么远，几乎看不清那边的状况，更多的只是靠猜测。

他们是来修什么东西的吗？或者，更玄乎点，难道是哪帮探险爱好者搞的水下探险队正在进行夜半临深池之类的探险项目？

我想得杂乱，自己也不觉得有多少靠谱之处。

过了一分多钟，我觉得潜得有点费劲了，正想慢慢浮出水面喘口气。忽然，听到了“铿啷”一声，那头好像卸开了什么！

而后，就只见灯光渐渐消失在青石壁里了，看样子，那帮人是钻进了什么洞里。

我和陈八尺同时神色一凛。

这是在干什么？

灯光已完全消失。

我们浮出了水面，大口地喘着气，感觉十分诡异。

这大半夜的，全南京的人都已经睡了吧，睡得早的都快起夜了，我本以为只有我跟陈八尺这样无聊的人才会来景区逛荡，可这帮家伙是怎么回事？他们那么低调谨慎地走过来、下水，又潜进水底消失了。他们是什么人？要干吗？那边到底有什么？

多个疑团围绕着我们，我们的好奇心空前膨胀。

我对陈八尺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过去看看。

他未必能看得清我的眼色，但点了点头。

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又吸了口气，下了水，奔着那帮人消失的地方游过去。

在游荡的过程中，我们随时准备在原处停住，假装隐身，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再冒出来。

他们不像是干正经事的，一定有什么秘密。

我几乎想到了所有我认知范围内的可能，贩毒、走私、杀人抛尸，甚至偷渡，可都觉得不太现实，偷渡的话，有人会从秦淮河偷渡吗？从上海偷渡到南京吗？笑话。

中间只换了一次气，我们到了刚才他们所在的地方。

这一段没什么光亮，很黑，看不太清状况。

我和陈八尺小心翼翼地移动过去，降低身子，逐渐增大的水压让我们的眼睛有些难受，可我们也不想闭眼，因为我们在接近目标，也在接近真相。

我看到了一个洞。

一个位于青石壁的下角，四四方方的洞。

我回头看看陈八尺，心不由得揪了起来。

陈八尺指了指洞的下边，我也看到了，那里有一块大青石，就是垒河壁用的。我们明白了，刚才听到的那声响，大概就是青石落地的声音。很显然，它是从这河壁上被卸开的。

那帮人肯定是进了这个洞了。

他们是干什么的？进去干什么？我觉得水有些发冷了。

我探着头看向那个洞中，它漆黑无物，阴如鬼域所在之地。

那里面连着哪呢？我越想越怕，如果那群人真是些凶恶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些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阴暗的一面；代表着那些相对于正常社会来说，只露出了一个小头，大部分还深藏于水下的海底冰山；代表着那些没有法律，只有规则的地下世界……我想，我们还要跟下去吗？万一不小心被卷进去，人生可能就完全变了。

我盯着洞口，心头顿生恐惧，秦淮河的水更加寒了。

我肩头耸了一下，是陈八尺拍了拍我。我转过头，他朝着洞中指了指。

他想进去？

我不想。

## 秘洞追踪

我浮出了水面，陈八尺跟了上来。

凌晨的秦淮河分外阴森。

我不想在这里待了，我想上岸。

陈八尺拉住了我，小声道：“别走。”

我也压低声音道：“不走干吗，等他们上来了，把咱灭了口吗？”

那帮人明摆着不是干正经事的。

“你不觉得怪吗？那么一堆人大半夜的来这，河底下还有个洞！”陈八尺道。

“废话，当然怪，怪就得进去看吗？马里亚纳海沟还怪呢，你去吧。”我说道。

陈八尺默然不语，好像在思考什么。

我又说：“下面全是水，洞里肯定也是水，咱俩进去，顶多待一两分钟就得出来，没多大意义，走吧。”

陈八尺道：“你是说，那帮人带了潜水装备？”

“我哪知道，我又没看清！”我急着想上岸。

陈八尺略一停顿，拉住我，说：“这样吧，咱就下去看一分钟，钻进那洞里瞧瞧再出来，怎么样？”

你小子怎么就这么执着呢？都这么大的人了，好奇心还这么重？我心里骂道。可我见他仍在坚持，又一转念，反正下面除了水就是水，按照连通器原理，

只要那洞不高出河岸，里面一定也是水，我们啥也没戴，光靠憋气待不了多久就会出来，算了，就下去瞅一眼吧，满足他。

我故作严肃道：“那可说好了，就一分钟，不行立马上来。”

“没问题，想待久了也没那条件。”陈八尺道。

我们略微调整，深深吸了口气，又潜了下去。

水中早已不再惬意，水下幽深。

我们到了洞口，我又观察了一下，进人是没问题的，大小足够，出来应该也行，卡不住……陈八尺已经钻了进去。

算了，时间有限，甭磨叽了，钻吧，我跟他后面进了洞。

黑暗的洞里伸手不见五指，我只能摸着洞壁往前慢慢移动。

洞好像还挺深，陈八尺在我前面一米左右。这里除了我们两个人的游水声，别无动静。

可我的心还是在揪着，生怕冒出个人，或者水鬼，一把抓住我们，将我们浸死在这里。

游了七八米，我盘算着有四十秒了吧，为了保险起见，该考虑回去了。

我伸手要去抓陈八尺的脚，叫他走，可这里黑咕隆咚的，不好抓。我竖着耳朵仔细听，顺着水声，终于拍到了他的身子。

我揪了揪他的皮肤，示意该回去了。可我感觉他没听我的，他在往上浮。

上面有空间？我摸了摸头顶，还是洞壁。

我意识到，他可能已经出洞了，洞的那端，就在跟前。我伸手又往前探了探，果然，上面空了，我摸到了洞口的沿儿。难道这个洞是个管道，连通着另外一条河，是条……暗河？

陈八尺一点都没停，迅速脱离了我的掌控。

臭小子你作什么呢？这可是水下，那边是深是浅也不知道，你别乱来啊！咱犯不上一口气把这里探索完了，先回去，命要紧。

陈八尺游动的声音已经在我的头顶上方。

要是再等下去，回去的时间可绝对不够了，我忽然悲上心头，难道这次不经意的探看，竟是陈八尺生命的终结吗？死神来得真是猝不及防，我们要天人永隔了？我一阵揪心，也没别的办法，不能管陈八尺了，必须往回游了。我调过了

身子，缩回洞中。

可我又听到了水声，是陈八尺下来了，他还活着。我此时已缺氧了，无暇旁顾，只想回去，但愿陈八尺别游到一半溺了水。

我伸手划水，可脚被勾住了。

是陈八尺，他动作很快地抓住了我的脚。

你要干吗？我又是一阵慌。

陈八尺拉着我的脚，把我往外拽，就像要把我拽向阎王殿。

我竭力想蹬开他，却没什么东西可抓，很快就被他揪出了洞。

洞外很空旷。

但我无暇细想，我已憋得头昏脑涨了，我挣脱不了他。此刻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一不小心松了口气，水就能直接涌进肺里，不死也得残。陈八尺，你究竟是要干什么？！

他的力气胜过我太多，我不能自主，被他倒了过来，往上拎。我现在竟希望他能像之前那样再对着我的嘴送来一口气才好，我有些癫狂了，就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

我们终于出了水。

我感受到了空气，狼吞虎咽地将它们吸进嘴里，享受着这种畅快的滋味。

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可我什么都明白了。原来，陈八尺发现了水面。

一个感觉上应该是跟外面的秦淮河一样高的水面！

我很快恢复了神志，而且觉得比之前更睿智了。只是，我们两眼一抹黑，再聪明，也没多大意义。

“这是哪？”我小声问。

陈八尺低声道：“暗河。”

这能叫什么暗河，这顶多就是洞的另一头，水与河面齐高罢了。

“这里面有多大？”我问。

“不晓得。”

我俩说话都很谨慎，连措辞都在刻意控制，尽量用最少的语言表达出意思，因为我们不确定那群人是不是就在周围。

不过，他们是有手电筒的，这里既然没有灯光，就说明不在附近。他们总不

能特地理伏在这里等我们吧？可我们两个对于他们而言算什么？至于这么等吗？显然不至于。

“咱们四下游一游，探一探。”陈八尺道。

他还是胆子大，这是天生的。当初他提议下秦淮河洗澡的时候，我还颇为犹豫，怕这河不像海，里面可能有水蛇、水老鼠啥的，他倒是拉着我“扑通”就跳下来了，衣服都没让我脱。我总感觉他这种人没什么脑子，想象力也匮乏，所以不知恐惧为何物。

陈八尺已开始四下游了，我还浮在原处，不敢轻举妄动。

我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水波荡漾声，分外不安。

抬头看看，什么也看不见，我想，上面应该是河岸吧，那就是地面。也不知在这个时间里，有没有人会从这里走过，如果有，他肯定料不到自己脚下会有两个人。

陈八尺停了，我听到了拍打墙壁的声音，就一声。

他离我四五米远。

“过来。”

陈八尺低沉地唤了我一声。

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觉得应该没啥吧。

“怎么了？”

陈八尺伸手搭着我：“这儿有堵墙。”

他把我的手放在了墙上，让我摸摸。

废话。我当然知道这有墙，确切地讲，这应该叫壁。

“怎么了？”我摸着壁问道。

陈八尺道：“你往上摸。”

我按照他说的，伸手往上摸，摸着摸着，我忽然摸到了壁沿！上面是空的！

难怪他说这是堵墙，墙才有墙头嘛，壁按理说是没有头的，是封闭的。感觉真是最好的文学老师，它让你自然地精确了起来，我也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堵墙了。

我特地用手左右量了量，它很长，我又上下挥了挥手，它很阔。在我大体掌握了这堵墙的规格的同时，我又感到了恐惧，墙的那头会不会有个僵尸什么的把

我拉过去吧，我赶紧缩回了手。

我和陈八尺沉默地待在这堵墙边，有一种想抽根烟冷静冷静的欲望。

洞虽漆黑，人虽沉默，我们却不用看也不用听，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要不要翻过去？

有人说，想翻过一堵墙，要先把帽子扔过去。我们没有帽子，我们赤身裸体。如果说非得扔点什么过去才能坚定信心，我们只能扯掉一把头发扔过去了。

大概过了半根烟的工夫，陈八尺又轻轻拍打了一下那墙壁。

其实，我也已经不是非得回去不可了，我也有了探索欲。我们都清楚，那帮人一定是越过了这堵墙，这堵墙的后边，定有不可告人之事。

“翻吧。”陈八尺说得淡然。

我没有拒绝。我想，墙也不是一下就能翻过去的，可以先骑在墙头上坐会儿，不行再回来。

陈八尺率先翻了上去，他伸手拉了拉我，我借着劲儿上了墙头，而后没等我说出自己的想法，陈八尺已经下去了。

我听到了硬物相撞的声音，还有一声“哎哟”，他掉在了地上。

那边没有水？

我急忙问他：“咋了？”

“是地，差点摔骨折了。”陈八尺咬着牙小声道。

从声音上判断，那地方不算矮，我就说这家伙莽撞，有点没脑子。

“你慢慢下来，我接着你。”陈八尺过了一会道。

我下意识地朝下面看了看，依然什么也看不见。

我慢慢地把右腿翻过来，两臂用力，身子沿着墙往下滑。

陈八尺接住了我的脚，而后搂上了我的腿，紧接着，肩头顶住了我光秃秃的屁股。

我感觉怪怪的。

“可别放屁啊。”陈八尺提醒道。

放屁倒还是小事，我对他道：“你可别乱摸。”

我能感觉到他一脸黑线。

陈八尺嗤之以鼻，利索地将我接了下来，我两脚着地。



在凉水里待久了，两个人的身体忽然亲密地接触了一下，又是一阵怪怪的感觉。我们什么也没说，转瞬就严肃地进入了正题，我靠着墙，伸手探路。黑暗，真是令人焦虑。

陈八尺拉了拉我，示意我往前走。

我们手牵着手，并行着，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着。

这里的地面是干的，是泥土。

这是个山洞吗？我动用了一切感觉器官，想看看不到；竖耳听着，听不见什么；小心地用鼻子去嗅，也嗅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味道，我都想发超声波了。

我们就像是掉进了宇宙的某个没有恒星的角落，周围是一片虚空。

在这种时候，我们两个的举动又渐渐不太一样了，我迈步的幅度越来越小，陈八尺的步子则在变大。

我想提醒他谨慎为上，刚要开口，他胳膊一坠。紧接着，我感到他蹲了下去，哦，不是，是落了下去，他好像掉到了什么里面！我对此毫无防备，根本来不及反应，顺着他的力道，一脚踩空，向着下方急剧跌落！